全梁文/卷四十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五

謝朏 謝舉 韋叡 范岫 王茂 王瑩 謝幾卿 范縝 范雲 范孝才 范筠

卷四十五

谢朏◎谢朏

朏字敬冲，陈郡阳夏人，宋中书令庄子，为抚军法曹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，历中书郎卫将军袁粲长史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出为临川内史，齐高帝辅政，选为骠骑长史，随府迁太尉长史，进侍中，领秘书监，以梗禅议废于家，永明初起为通直散骑常侍，迁侍中，领国子博士，出为冠军将军、义兴太守，徵都官尚书中书令，隆昌初为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建武中解职，屡徵不起，天监二年授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，五年改授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卒年六十六，赠侍中司徒，谥曰靖孝，有集十五卷。

与王俭书

夫所贵天下之士者何？其上则　景山壑，凌气风霞；次则投缙舍筑，郁为上佐；次则服秦楚而辞其功，振燕魏而逃其赏。凡此数辈，皆英懿之士也。自兹已降，参差万绪，或迹著明晦，或才兼默语，若桓谭之褒俗，冯衍之忤时，北海之凝峭，中散之峻绝，率以方寸之情，丧不訾之德，盖无取焉。若相如之爱奇任伟长之淹粹弘远，乐广融通，裴楷夷淡，彼四贤者，并纯神绝景，徇物伤意，其慕之而未可以言，但心之所谙，咫尺千里，志之所符，沧洲暧然，揣而论之，实山河之不肖者也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六〉

遗弟　　书

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，〈《梁书·谢朏传》，隆昌元年，为吴兴太守，时明帝谋入

嗣位，弟　　时为吏部尚书，朏至郡致　　数斛酒遗书〉

谢举

举字言杨，朏弟　　之子，历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轻车功曹史、秘书丞、司空从事中郎、太子庶子家令、中庶子，迁侍中，出为宁远将军、豫章内史，复入为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普通初历贞毅将军、太尉、临川王长史、左民尚书，迁掌吏部，免起为太子中庶子，领右军将军，复为左民尚书，徙吏部尚书，加侍中，出为仁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大通中入为侍中，掌吏部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大同中徙右光禄大夫，出为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，迁太子詹事、翊左将军，进尚书仆射，太清二年迁尚书令，侯景犯阙，卒于围城内，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尚书令如故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。窃闻语曰，万物纷乱，则悬诸天象，立言淆舛，则折乎圣理。昭昭自古，事蔚在兹。伏寻睿训垂文，义深陶铸，称象匪臻，希微孰识，论幽至极，尽性穷神，愍斯六蔽，哀此四执，黜小言之乱道，拯经行於夷路，旨肆而隐，义宛而彰，博约载弘，广大悉备，一晋半偈，显兹悟拔，慧日心水，荡此尘迷，俾宗奥有归，教思攸在，异端自杜，诬善知息，凝系表於绳初，导禅流於苦海，岂伊含孕三藏，冠冕七籍而已哉。弟子幸邀至运，侧承格诱，沐泳欢击，奉以书绅，谢举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外弟庐陵王长史褚向志铭

弘治推华，子嵩惭重，酒归月下，风清琴上。〈《梁书·褚翔传》。〉

韦睿

睿字怀文，京兆杜陵人，仕宋为雍州主簿，齐时累迁至建威将军，入梁迁廷尉，封梁都子，改永昌，累迁至护军将军，普通元年卒，赠侍中车骑将军，谥曰严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至理虚寂，冥晦难辨，言有似无，言无实有，妙於老谈，精於释教，辞炳金书，文稽玉牒者，由来尚矣。主上道括宇宙，明并日月，隐显之机必照，有无之要己览，遂垂以明论，训折臣下，导诱既深，训义方洽，凡在有心，孰不庆幸？蒙示天制，谨加读诵，垢吝云消，时兼欢忭。法师果深昔缘，因会今法，离五欲而入八解，去三界而就一乘，复得预闻德音，弥足欣赞，惠告沾及，戢佩实深，韦睿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范岫

岫字懋宾，济阳考城人，晋徵士宣五世孙，仕宋，至齐，累迁辅国将军，行南徐州事，入梁终金紫光禄大夫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岫和南，伏见诏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，睿照渊深，动鉴机初，敷引外典，弘兹内教，发蒙启滞，训诱未悟，方使四海禀仰，十方赞忭，异见杜口，道俗同欣，谨加习诵，寤寐书绅，惠以逮示，深承眷忆，范岫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〉

王茂

茂字休远，太原祁人，仕宋至江夏内史，齐时为襄阳太守，迁领军将军，入梁加镇军将军，封望蔡县公，出为江州刺史，天监十四年卒，谥忠烈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茂和南，辱告，伏见敕旨答神灭论，顶戴掀欢，不及忭舞，神理悠旷，虽非建言所极，列圣遗文，炳然昭著，莫不抚枉虔襟，式遵彝典，岂可妄陈虚矫，厚诬前诰？谓来缘之不期，弃享荐之至礼，迷路茫茫，归涂靡薄，苦空一到，有悔无追。主上含明体圣，妙穷真假，发义照辞，舟航沦溺，岂惟天人赞仰，信亦诸佛回光。弟子夙昔栖心，本凭净土，数延休幸，预逢昌世，方当积累来因，永陶慈诱，藻悦之诚，非止今日，未获祗叙，常深翘眷，比故循诣，此白无伸，王茂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王莹

莹字奉光，琅邪临沂人，宋时选尚临淮公主，入齐至梁，历丹阳尹、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伏览敕旨神不灭义，睿思机深，天情云发，标理明例，涣若冰消，指事造言，赫如日照，用启蒙愚，载移瞽蔽，凡厥含识，莫不挹佩，谨以书绅，奉之没齿，弟子王莹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谢几卿

几卿，陈郡阳夏人，齐黄门郎超宗子，永明中国子生，历豫章王国常侍、车骑法曹、行参军、相国祭酒，出为宁国令，入补尚书殿中郎、太尉晋安王主簿，梁受禅，除征虏鄱阳王记室、尚书三公郎，转治书侍御史，徙散骑侍郎，迁中书郎、国子博士、尚书左丞，免，起为国子博士，除河东太守，引疾解职，除太子率更令，迁南平王镇卫长史，普通六年，以军师长史加威戎将军，从萧深藻北伐，兵败，免。

丹阳琅邪二郡断蒐捕议

不杀之礼，诚如王述所议。然圣人为教，亦与俗推移，即之事迹，恐不宜偏断。若二郡独有此禁，更似外道，谓不杀戒，皆有界域，因时之宜，敬同议郎江贶议。〈《广宏明集》二十六，叙梁武断杀绝宗庙牺牲事。〉

答湘东王书

下官自奉违南浦，卷迹东郊，望日临风，瞻言伫立，仰寻惠渥，陪奉游宴，漾桂棹於清池，席落英於曾岨，兰香兼御，羽觞竞集，侧听馀论，沐浴玄流，涛波之辩，悬河不足譬，春藻之辞，丽文无以匹，莫不相顾动容，服心胜口，不觉春日为遥，更谓修夜为促，嘉会难常，抟云易远，言念如昨，忽焉素秋，恩光不遗，善谑远降，因事罢归，岂云栖□匪商官□理就一廛，田家作苦，实符清诲，本乏金羁之饰，无假玉璧为资，徒以老使形疏，疾令心阻，沈滞床簟，弥历七旬，梦幻俄顷，忧伤在念，竟知无益，思自祛遣，寻理涤意，即以任命为膏酥，揽镜照形，翻以支离代萱树，故得仰慕徽猷，永言前哲，鬼谷深栖，接舆高举，遁名屠肆，发迹关市，其人缅邈，馀流可想。若令亡者有

知，宁不萦悲玄壤，恨隔芳尘。如其逝者可作，必当昭被光景，欢同游豫。使夫一介老圃，得虚心末席，去日巳疏，来侍未孱，运敛飞凫，拟非其类，怀私茂德，窃用涕零。〈《梁书·谢几卿传》。〉

范缜

缜字子真，南乡舞阴人，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，齐初为宁蛮主簿，迁尚书殿中郎，建武中迁领军长史，出为宜都太守，中兴建，徙晋安太守，天监四年徵为尚书左丞，坐事徙广州，还为中书郎、国子博士，有集十一卷。

拟招隐士

修竹苞生兮山之岑，缤纷葳蕤兮下交阴。木笼丛兮巍峨，川泽泱漭兮云雾多。悲猿鸣噪兮啸俦侣，攀折芳条兮联停伫。夫君兮不还，蕙华兮雕残。岁晏兮忧未开，草虫鸣兮凄凄。萧兮森兮玄涧深，怅彷徨兮沈吟。纷纷兮　　，穷岩穴兮熊窟，幽林杳冥兮吁可畏，　　兮险山巇。岌峨兮倾欹，飞泉兮激沫。散漫兮淋漓，弱萝兮修葛。互蔓兮长枝，绿林兮被崖，随风兮纷披。猛兽兮封狐，眈眈兮视余，扶藤兮直上，岩岩兮嶷嶷，霏霏兮敷敷。赤豹兮文狸，攀腾兮相追。思慕公子兮心迟迟。寒风厉兮鸱枭吟，鸟悲鸣兮离其群，公子去兮谁与亲，行露厌　兮似中人。〈《文苑英华》三百五十八。〉

以国子博士让裴子野表

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，年四十，字几原，幼禀至人之行，长厉国士之风，居丧有礼，毁瘠几灭，免忧之外，蔬水不进，栖迟下位，身贱名微，而性不憺憺，情无汲汲，是以有识嗟推，州闾叹服。且家传素业，世习儒史，苑囿经籍，游息文艺，著《宋略》二十卷，弥纶首尾，勒成一代，属辞比事，有足观者。且章句洽悉，训故可传，脱置之胶庠，以弘奖後进，庶一夔之辩可寻，三豕之疑无谬矣。伏惟皇家淳耀，多士盈庭，官人迈乎有姒，　或朴越於姬氏，苟片善宜录，无论厚薄，一介可求，不由等级，臣历观古今，人君钦贤好善，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。敢缘斯义，轻陈愚瞽，乞以臣斯忝，回授子野，如此，则贤否之宜，各全其所，讯之物议，谁曰不允。臣与子野，虽未尝衔杯，访之邑里，差非虚谬，不胜　　微见，冒昧陈闻，伏愿陛下哀怜悾款，鉴其愚实，干犯之愆，乞垂赦宥。〈《梁书裴子野传》。〉

与王仆射书

君侯匡辅圣朝，中夏无虞，既尽美矣，又尽善矣，唐尧非不隆也，门有谤木，虞舜非不盛也，庭悬谏鼓，周公之才也，乐闻讥谏。故明君贤宰，不惮谔谔之言，布衣穷贱之人，咸得献其狂瞽，先王所以有而勿亡，得而勿失，功传不朽，名至今者，用此道也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三。〉

神灭论

或问予云：神灭，何以知其灭也？答曰：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，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。问曰：形者无知之称，神者有知之名，知与无知，即事有异，神之与形，理不容一，形神相即，非所闻也。答曰：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，是则形称其质，神言其用，形之与神，不得相异也。问曰：神故非用，不得为异，其义安在？答曰：名殊而体一也。问曰：名既已殊，体何得一？答曰：神之於质，犹利之於刀，形之於用，犹刀之於利，利之名非刀也，刀之名非利也，然而舍利无刀，舍刀无利，未闻刀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。问曰：刀之与利，或如来说；形之与神，其义不然。何以言之？木之质，无知也，人之质，有知也，人既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，岂非木有一，人有二邪？答曰：异哉言乎。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，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，则可如来论也。今人之质，质有知也，木之质，质无知也，人之质，非木质也，木之质，非人质也，安有如木之质，而复有异木之知哉？问曰：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，以其有知耳；人而无知，与木何异？答曰：人无无知之质，犹木无有知之形。问曰：死者之形骸，岂非无知之质邪？答曰：是无人质。问曰：若然者，人果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矣。答曰：死者如木，则无异木之知，生者有异木之知；而无如木之质也。问曰：死者之骨骼，非生之形骸邪？答曰：生形之非死形，死形之非生形，区已革矣。安有生人之形骸，而有死人之骨骼哉？问曰：若生者之形骸，非死者之骨骼，非死者之骨骼，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，不由生者之形骸，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？答曰：是生者之形骸，变为死者之骨骼也。问曰：生者之形骸，虽变为死者之骨骼，岂不从生而有死？则知死体犹生体也。答曰：如因荣木变为枯木，枯木之质，宁是荣木之体？问曰：荣体变为枯体，枯体即是荣体，丝体变为缕体，缕体即是丝体，有何别焉？答曰：若枯即是荣，荣即是枯，应荣时凋零，枯时结实也。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，以荣即枯，无所复变也。荣枯是一，何不先枯後荣？要先荣後枯，何也？丝缕之义，亦同此破。问曰：生形之谢，便应豁然都尽，何故方爱死形，绵历未已邪？答曰：生灭之体，要有其次故也。夫欻而生者，必欻而灭，渐而生者，必渐而灭。欻而生者，飘骤是也，渐而生者，动植是也。有欻有渐，物之理也。问

曰：形即是神者，手等亦是邪？答曰：皆是神之分也。问曰：若皆是神之分，神既能虑，手等亦应能虑也？答曰：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，而无是非之虑。问曰：虑为一为异？答曰：知即是虑。浅则为知，深则为虑。问曰：若尔，应有二乎？答曰：人体惟一，神何得二？问曰：若不得二，安有痛痒之知，复有是非之虑？答曰：如手足虽异，总为一人。是非痛痒，虽复有异，亦总为一神矣。问曰：是非之虑，不关手足，当关何处？答曰：是非之意，心器所主。问曰：心器是五藏之心，非邪？答曰：是也。问曰：五藏有何殊别，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？答曰：七窍亦复何殊，而司用不均。问曰：虑思无方，何以是心器所主？答曰：五藏各有所司，无有能虑者，是以心为虑本。问曰：何不寄在眼等分中。答曰：若虑可寄於眼分，何故不寄於耳分邪？问曰：虑体无本，故可寄之於眼分；眼目有本，不假寄於佗分也。答曰：眼何故有本，而虑无本？苟无本於我形，而可遍寄於异地，亦可张甲之情，寄王乙之躯，李丙之性，托赵丁之体，然乎哉？不然也？问曰：圣人形犹凡人之形，而有凡圣之殊，故知形神异矣。答曰：不然。金之精者能昭，秽者不能昭，有能昭之精金，宁有不昭之秽质？又岂有圣人之神，而寄凡人之器，亦无凡人之神，而托圣人之体。是以八采重瞳，勋华之容，龙颜马口，轩皞之状，形表之异也。比干之心，七窍列角，伯约之胆，其大若拳，此心器之殊也。是知圣人定分，每绝常区，非惟道革群生，乃亦形超万有，凡圣均体，所未敢安。问曰：子云圣人之形，必异於凡者。敢问阳货类仲尼，项籍似大舜，舜项孔阳，智革形同，其故何邪？答曰：珉似玉而非玉，鸡类凤而非凤，物诚有之，人故宜尔。项阳貌似，而非实似，心器不均，虽貌无益。问曰：凡圣之殊，形器不一可也；贞极理无有二，而丘旦殊姿，汤文异状，神不侔色，於此益明矣。答曰：圣同於心器，形不必同也，犹马殊毛而齐逸，玉异色而均美。是以晋棘荆和，等价连城，骅骝盗骊，俱致千里。问曰：形神不二，既闻之矣；形谢神灭，理固宜然。敢问经云，为之宗庙，以鬼飨之，何谓也？答曰：圣人之教然也，所以弭孝子之心，而厉偷薄之意，神而明之，此之谓矣。问曰：伯有被甲，彭生豕见，坟素著其事，宁是设教而已邪？答曰：妖怪茫茫，或存或亡，强死者众，不皆为鬼，彭生伯有，何独能然，乍为人豕，未必齐郑之公子也。问曰：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。又曰：载鬼一车。其义云何，答曰，有禽焉，有兽焉，飞走之别也。有人焉，有鬼焉，幽明之别也。人灭而为鬼，鬼灭而为人，则未之知也。问曰：知此神灭，有何利用邪？答曰：浮屠害政，桑门蠹俗，风惊雾起，驰荡不休，吾哀其弊，思拯其溺。夫竭财以赴僧，破产以趋佛，而不恤亲戚，不怜穷匮者何？良由厚我之情深，济物之意浅，是以圭撮涉於贫友，吝情动於颜色，千锺委於富僧，欢意畅於容发，岂不以僧有多

余之期，友无遗秉之报，务施关於周急，归德必於在己，又惑以茫昧之言，惧以阿鼻之苦，诱以虚诞之辞，欣以兜率之乐，故舍逢掖，袭横衣，废俎豆，列瓶钵，家家弃其亲爱，人人绝其嗣续，致使兵挫於行间，吏空於官府，粟罄於堕游，货殚於泥木，所以

奸宄弗胜，颂声尚拥，惟此之故，其流莫已，其病无限。若陶甄禀於自然，森罗均於独化，忽焉自有，恍尔而无，来也不御，去也不追，乘夫天理，各安其性，小人甘其垄亩，君子保其恬素，耕而食，食不可穷也，蚕而衣，衣不可尽也，下有馀以奉其上，上无为以待其下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匡国，可以霸君，用此道也。〈《梁书儒林范缜传》。〉

答曹思文难神灭论

难曰：形非即神也，神非即形也，是合而为用者也，而合非即也？答曰：若合而为用者，明不合则无用，如蛩　巨相资，废一则不可，此乃是灭神之精据，而非存神之雅决，子意本欲请战，而定为我援兵邪？

难曰，昔赵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，秦穆公七日乃寤，并神游於帝所，帝赐之钧天广乐，此形留而神逝者乎？答曰：赵简子之上宾，秦穆之游上帝，既云耳听钧天，居然口尝百味，亦可身安广厦，目悦玄黄，或复披文绣之衣，控如龙之辔。故知神之须待，既不殊人，四肢七窍，每与形等，只翼不可以适远，故不比不飞，神无所阙，何故凭形以自立？

难曰：若如论旨，形灭则神灭者，斯形之与神，应如影响之必俱也。然形既病焉，则神亦病也，何以形不知人，神独游帝所？答曰：若如来意，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。今伤之则痛，是形痛而神不痛也，恼之则忧，是形忧而神不忧也，忧虑痛废，形已得之，如此，何用劳神於无事邪？〈曹以为生则合而为用，则痛废同也，死则形留而神游，则故游帝，与形不同也。〉

难曰：其寐也魂交，故神游於蝴蝶，即形与神分也；其觉也形开，蘧蘧然周也，即形与神合也？答曰：此难可谓穷辩，未可谓穷理也。子谓神游蝴蝶，是真作飞虫邪？若然者，或梦为牛，则负人辕轭，或梦为马，则入人跨下，明旦应有死牛死马，而无其物，何也？又肠绕阎门，此人即死，岂有遗其肝肺，而可以生哉？又日月丽天，广轮千里，无容下从匹妇，近入怀神，梦幻虚假，有自来矣，一旦实之，良足伟也，明结想霄，坐周天海，神於内，妄见异物，岂庄生实乱南国，赵简真登阊阖邪？外弟萧琛，亦以梦为文句甚悉，想就取视也。

难曰：延陵窆子，而言曰，骨肉归复于土，而魂气无不之也，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？答曰：人之生也，资气於天，禀形於地，是以形销於下，气灭於上，气灭於上，故言无

不之。无不之者，不测之辞耳，岂必其有神与知邪？

难曰：今论所云，皆情言也，而非圣旨，请举经记，以证圣人之教。孝经云：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若形神俱灭，复谁配天乎？复谁配帝乎？答曰：若均是圣达，本自无教，教之所设，实在黔首。黔首之情，常贵生而贱死，死而有灵，则长果敬之心，死而无知，则生慢易之意。圣人知其若此，故庙祧坛愔，以笃其诚心，肆筵授几，以全其罔己，尊祖以穷郊天之敬，严父以配明堂之享。且忠信之人，寄心有地，强梁之子，兹焉是惧，所以声教昭於上，风俗淳於下，用此道也。故经云：为之宗庙，以鬼享之。言用鬼神之道，致兹孝享也。春秋祭祀，以时书之，明厉其追远，不可朝死夕亡也。子贡问死而有知，仲尼云：吾欲言死而有知，则孝子轻生以殉死；吾欲言死而无知，则不孝之子，弃而不葬。子路问事鬼神，夫子云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适言以鬼享之，何故不许其事邪？死而有知，轻生以殉，是也，何故不明言其有，而作此悠漫以答邪？研求其义，死而无知，亦已审矣。宗庙郊社，皆圣人之教迹，彝伦之道，不可得而废耳。

难曰：且无神而为有神，宣尼曰：天可欺乎？今稷无神矣，而以稷配，斯是周旦其欺天乎？既其欺天，又其欺人，斯是圣人之教以欺妄，以欺妄为教，何达孝子之心，厉偷薄之意哉？若曰，夫圣人者，显仁藏用，穷神尽变，故曰圣达节，而贤守节也。宁可求之蹄筌，局以言教？夫欺者谓伤化败俗，导人非道耳。苟可以安上治民，移风易俗，三光明於上，黔黎悦於下，何欺妄之有乎？请问汤放桀，武伐纣，是杀君非邪？而孟子云闻诛独夫纣，未闻弑君也。子不责圣人放弑之迹，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？郊丘明堂，乃是儒家之渊府也，而非形神之滞义当如此，何邪？

难曰：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云云。答曰：此义未通而自释，不复费辞於无用。礼记有斯言多矣，近写此条，小恨未周邪？〈《宏明集》。〉

范云

云字彦龙，缜从弟，仕宋为郢州西曹书佐，转法曹行参军，齐初历会稽府僚丹阳尹主簿，转征北刑狱参军，迁尚书殿中郎、司徒记室参军，授通直散骑侍郎，领本州大中正，出为零陵内史，建武中召拜散骑侍郎，复出为始兴内史，迁假节建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，坐事下狱，会赦免。永元中起为国子博士，中兴建，拜黄门侍郎，迁大司马谘议参军，领录事，进侍中。梁受禅，迁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，封霄城县侯，领

太子中庶子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天监二年卒，赠侍中卫将军，谥曰文。有集十一卷。〈本传作三十卷。〉

为柳司空让尚书令初表

陛下继明南面，复垂显录，增荣益观，岂侧身限。而露不广海，尘不增山，微物知止，敢忘自退。诚以怀音感遇，久妨彝序，尸禄昧宠，取蹈风歌，中寐轸心，方餐凝虑，宁可冒厘综之重，负学制之谈，将玷朝徽，匪伊身议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。〉

第二表

臣闻圣人在上，愚智无以息隐，天下有道，方圆归其能是，如以驽蹇之才，不致问於千里，瓦砾之质，伫待价於十城。伏愿陛下矜臣负乘之尤，照臣匪饰之情，迹言观用，允授上才，敛会流恩，曲蠲下第，则云序斯平，彝章载穆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。〉

除始兴郡表

臣被沐恩灵，栖息荣幸，贬貌兢视，挺襟轸虑，徒誓蠡管之诚，终沈荧爝之用。不悟悬景丽天，通泾润下，月绪未交，鎔光再铄，修鞠惭疑， 不及忭。且地邻旧越，甸分故楚，厥壤惟腴，实邦斯大，将何以再宣王猷，陶奉惠渥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。〉

范孝才

孝才，云子，嗣爵霄城侯，为司徒祭酒、太子中舍人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弟子孝才和南，辱告，逮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。窃以彭生豕立，名现齐公；元伯缨垂，事高汉史。且斩筹为喻，义在必存，神之不灭，法俗同贯，欲灭其神，内外成失，所谓管窥穷极，宁辨西东，蠡度沧溟，安知仿佛。天旨弘深，殷勤於妙象，圣情隐恻，流连於飨祭。岂直经教增隆，实使蒙愚悟道。眷逮所覃，曲垂颁及，铭兹训诱，方溢寸心。弟子范孝才和南。〈《宏明集》十。〉

范筠

筠爵里未详。〈疑范云或吴筠王筠之误。〉

谢示璧表

非郊珪有日，礼天之宝肯降，学校且兴，圆水之符已集，绛玉玄圭，未足云璧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八十四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